

著名油画家邵增虎： 现在我们油画总体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但还是要呼吁金字塔尖的诞生



■ 顽石图 200cm×800cm 2018-2020 年

■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

邵增虎和他的画作一样,硬朗澎湃,又犀利冷静。在许多人看来,新近的展览大获成功,他自己却说,“只高兴了三天,然后就陷入了反思”。怎样才能画得更好?从自然中来,回自然中去,一来一去之后如何超越?且看邵增虎的冷静反思。

刀法、具象抽象与邵氏风格

收藏周刊:听说您善于用刀画,刀的魅力何在?

邵增虎:我用刀已超过三十年,近年来更是基本不用画笔。呼应画中的硬朗阳刚,用刀能实现刀砍斧劈般肯定效果。而且,这也与我的个性有关,我心硬,认定一种,便不放弃,如牛一样犟。而且有时候我觉得,牛比某些人,更可爱。

收藏周刊:于画面而言,您现在是在做减法还是加法?

邵增虎:如今不少上了年纪的画家多用减法,以一当十,一笔下去什么都有了。而我一个八旬老翁却用的加法,一个劲往画布上堆颜色,层层叠加,越画越厚,像一个年轻人作画,或像一个絮絮叨叨老太婆说不清楚一件事,这也没办法,人家巧,我笨,我搞不来。为了给自己一点自信,我想起关山月老先生说过的一句话,“快画快看,慢画慢看”。我画得慢,是不是会更耐看一点呢?

收藏周刊:您的不少作品,近看,局部抽象;抽身远处观之,又显具象生动。这种抽象和具象之间的张力,也是一种独特追求?

邵增虎:是的,大家普遍有此观感,近看似乎只见色彩和肌理,但后退几步,造型、立体感、实物质感就全都出来。有人帮我总结了一下说,“你呀,作画时,局部是抽象表现,但总体来讲,造型能力又很到位”。就是说,用抽象的手段来表现具象。

收藏周刊:对整个画面胸有成竹?

邵增虎:我完全清楚。

收藏周刊:画一幅画大概要多久?

邵增虎:大画有时候超过一年。

收藏周刊:中途可有什么改变?

邵增虎:其实没有,就按当时设想的逐步实现。局部调整有,但内容就是如此。

收藏周刊:这些都是属于你的“邵氏风格”?

邵增虎:(笑)可能。

画得太敦实,将削弱想象空间

收藏周刊:自然万物给予您作品的最大助力是什么?

邵增虎:我于安徽绩溪长大,在考入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附属中等美术学校之前,十七年光阴,一直混迹于山林,终日与自然为伴。时隔多年回想,能有如今这般略

微成绩,很大程度得益于那十几年的爬山摸鱼翻滚草地,它们给了我艺术生命最充沛的滋养。经历了这段和大自然最充分接触的光阴,再于高中阶段自素描起接受正式艺术培训,两段经历的自然衔接,我觉得是一种最好的受教育模式。

在某些地方,我熟悉每片叶子每棵树的形态。我常觉得,森林、高山、大海,要比我们人类伟大得多,人类就是一个过客,很多时候,你不比一棵树活得长久。

收藏周刊:这次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“尘土——邵增虎风景油画展”,您自己到展厅看了之后有什么感觉?

邵增虎:大概高兴了三天而已,之后陷入了沉思。这批作品,我画得很认真,但是,有时候认真并不能实现一切。它们的力量感很强,能给人一些震撼,然而,在艺术性方面,我觉得有很大进步空间。就比如说我的牛,画得太敦实了,太接近实际,让人少了想象空间。

收藏周刊:这是在似与不似方面的更深要求?

邵增虎:我想在“似”的基础上再追求一种“不似”的境界。还是说牛,我想表现它,然而可以表现得不那么写实,因为这样会挤压想象空间。当在似与不似之间,观众会自行想象,连接到自己印象中的牛,它延长了人们驻足和思考的时间,这时候艺术品的内涵就会不同,有一种激发和创造的力量。

收藏周刊:回顾展览,竟有了纠结的感觉?

邵增虎:对,因为还是没有画出满足感。

“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没有前途”

邵增虎:那天有朋友看了说,邵老师是一个本土的油画家,专门去展现中国特色的乡岭山村。油画是源于西方的种类,但她看到的是中国特色的这么一个油画家。

收藏周刊:您认同她吗?

邵增虎:我觉得她有道理。虽然曾研习过,但如今我的画作已有意识与苏联、欧美的风格拉开距离,我追求一种民族的、本土的东西。我想去追求一点土气,不想要那种洋气。也就是所谓立足于本土,不要老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,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没有前途。

收藏周刊:这百年来,我们中国油画是不是一直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?

邵增虎:我感觉,中国油画现在已经和世界油画接上轨,就是从面上来看,我们不比人家差,但是,我们国家还没有出那种真正对全世界有影响的油画家。这么多年来,我们中国的油画在技法上有很大进步,现在我们总体的水准和世界是接轨的,达到世界平均水平。

收藏周刊:有一种说法,徐悲鸿引进油画的时候,引进的本就不是当时最先进技法。

邵增虎:属中等,所以徐悲鸿的油画水准也是中等,不是当时国外最高水准。他的国画和他的油画都属于中上水平,未达巅峰状态。我觉得,油画现在普遍水准都上来了,和国外也没太大差别,因为我也到国外看过不少东西。但国外每一个阶段都能有一些大师级的人物,我们现在就是缺乏这种。

收藏周刊:我们中国油画百年来有没有出过大师?

邵增虎:很遗憾。我觉得有些画家已经画得相当不错了,接近大师的比较多,真正大师级的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不多。

收藏周刊:您认为油画在中国有没有根?

邵增虎:有些东西需要时间。油画本来就是引进的东西,但你比方说国画家里面黄宾虹先生他就说世界可无中西画派之分,可以一也。绘画所追求的那种精神,他说全世界都一样的。那么现在主要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水准已经达到相当高度,但是,呼吁一个金字塔尖的诞生。

收藏周刊:为什么会这么困难?

邵增虎:在这里也给媒体提出希望,能配合着把我们一些最优秀的艺术家推到全世界去,这个事情也需要各方面一起努力。一个金字塔尖的诞生,有赖于整体环境,而对个人来说,不光看他的技术,还要看他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生活,这个可能更重要。比如说王肇民先生,他主要就是画静物,但是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伟大的风格。

收藏周刊:王肇民先生给到您什么启示?

邵增虎:王肇民先生是我的老师,他对我有很多启示。第一,他不求面宽,只求往下钻研,做到人所不能,要叫其他人都没办法达到。这种精神一直鼓舞我,我也是‘吊死在一棵树上’,他是专画水彩,我是除了油画,其他一概不做。第二,就是他丰富的学养和令人敬佩的人格。所以第三,从技法和精神上,他达到一种伟大的风格。他的形,真正的传神了。我的形还停留在形上,我的心,也还没达到他那种程度。

不是要否定过去,而是要多元认识

收藏周刊:您希望自己的油画创作从哪方面突破?

邵增虎:现在不是内容的问题,是表现技巧的问题,所谓表现,综合了各种造型艺术,体现整张作品的艺术水准,能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。“邵氏风格”大家现在基本认可,但达到极致了吗?没有。就像王肇民说的,要做到人所不能。我现在在普遍吸收中西方一些画家的长处。造型上的严谨,我学王肇民,技法上的追求,我敬服黄宾虹,这是我努力的方向。希望能融会贯通,然后不为一家所束,希望自己能走远



■ 寻常的风景 380cm×180cm 2017 年

一点,在“神”方面更有见地。

收藏周刊:您是否认同存在更高规则,类似于艺术上的神性?

邵增虎:是这样子的,整个宇宙都有自己不可违背的规则,比如生命的循环、个体的消逝,但整个大自然永葆青春。我们这些个体,来自于土,回归于土,但整个宇宙生机勃勃不生不灭,个体荣枯不影响规律运行。

收藏周刊:现在想在画面中体现这样的规则?

邵增虎: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。这次展览起名“尘土”,也有这个意思。现在有一种特别说法,不是说谁谁谁在这里,而是说一簇带着意识的碳基分子存在于此,它如同尘土,凝聚有时,消散有时。尘土就是生生不息,并不死,只往生。

只有大自然和宇宙才是永生。我们占有的时间空间太少。青山不老,恒量流转。永恒的规则是不变的,艺术也是这样,艺术最基本的精神、审美的内涵不变。现在有些秉承现代观念的人,以为艺术就是要不断地推翻,我觉得不是推翻,而是要发展,在发展当中不断积累深化;不是把过去否定,而是认识更多元。

收藏周刊:这些理解,怎样和艺术创作结合?

邵增虎:艺术有两种层次:大自然已经很美,你模仿它;还有一种层次,在发现大自然的美当中,还要改造大自然,艺术必须高于大自然,艺术是在规则之上的再创造。能实现后者,就是一个好画家。